

佛學與哲學

生命境界的探尋

楊慶豐 著



禪

頂淵



佛學與哲學

生命境界的探尋

楊慶豐 著

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精選文刊 ②⑨

佛學與哲學

定價：150 元

著 者：楊 慶 豐

策劃編輯：陳 清 榮

策劃發行：唐 文 彪

發行人：王 翠 華

發行所：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五段81號2樓

電 話：**02-9351741**

郵撥帳號：**0784385-1**

出版字號：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肆伍號

印 刷 所：吉豐印製有限公司

地 址：板橋市三民路二段正隆巷46弄7號

中華民國76年11月出版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精選文刊——本本皆精挑細選之作

一部美好的作品係人類超乎於功利名器之外的一種智慧結晶，是情感之抒發、心靈之寄託；在精神享受重於物質享受的現代，文學在人類的的生活領域裡，益顯其重要與迫切。而所謂「文章之脈，通於性命」，文學的最高境界即是達到知命識性之境地。

在紛擾繁瑣的工商業社會中，似乎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駐足書間，而要購得自己所需且稱心的作品，又豈是三兩分鐘便能覓得？實有如面對山珍海味，卻不知如何下箸之感。「精選文刊」即熔合中外知名作家具代表性之作品於一爐，供饗讀者；深切企盼在我們精挑細選和佐理品嚐下，所提供的皆能滿足讀者的慾求，從而讓國人對當今文壇及他國文化背景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拓展文化事業，充實知識領域。

書香社會的創造，需要您來共同參與，時代的巨輪更要結合群體的力量共同推動，為延續文化生命使其源遠流長，做文藝的尖兵，時代的先鋒，彼此共勉！

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謹識

序

哲學深切的影響人價值觀念的統合，而佛學（尤其是中國大乘佛學）的價值態度則饒是圓融微妙，其中最生動曼妙、最活潑具有特色者厥為禪宗。所以本書一方面說明大乘佛學的普遍圓融態度，一方面並對禪宗特別加以闡論，藉著前者的解說當有理解後者的契機，藉著後者的了解當也可印證前者。這是本書列出第一篇及第二篇的理由。

中國哲學裡有儒、釋、道三個主流，所以除了佛學以外，本書又列有第三篇儒家與道家的討論文字，期給讀者作一參考。

第四篇則就哲學的意義、宗教與哲學、藝術與哲學、美學等提出對於哲學與其相關範圍的基本見解，以釋哲學的迷霧，並闡明哲學的功能。本篇並附有「尼采的超人哲學」，而篇末「叔本華哲學與中國人生智慧」一文則尤為本書之結。

楊慶堃

民國七十六年十月

目錄

序

《第一篇》佛光清沐

1 佛學與哲學 / 3

2 佛理「真空妙有」觀試說 / 11

3 真空妙有的佛理 / 17

4 從生命存在問題談佛學與存在主義 / 21

5 佛學與生命造境

——從祁克果三生命存境談起 / 31

6 從「心理距離說」論佛學的圓融美 / 39

7 佛家的究竟無爲 / 47

8 天台性惡思想探討 / 55

9 「自性空」與「自性清淨心」 / 59

10 緣與命 / 61

《第二篇》禪門專論

1	禪、禪定與坐禪、參禪	／	67
2	禪的意義與分類	／	71
3	如來禪、祖師禪與禪宗	／	75
4	禪宗在佛教的特殊地位	／	85
5	禪宗與中國文化	／	89
6	禪的本質（之一）	／	95
7	禪的本質（之二）	／	99
8	禪的境界	／	103
9	禪與詩（之一）	／	109
10	禪與詩（之二）	／	115
11	關於禪宗的幾個誤解	／	117
《第三篇》儒道論集			
1	道心與人心		
2	——大程子與小程子的工夫原則比較	／	121
3	中庸的高明精神	／	129
4	從生命進化論儒家的仁道	／	135
4	儒家的人道	／	143

5	老子對一般人生的啓示	／	145
6	莊子對一般人生的啓示	／	149
7	老子的「微妙玄通」	／	153
8	老子「愚民」的真諦	／	157
9	老子的無爲與儒家、法家的無爲	／	161
10	孔子的「和而不同」與老子的「和光同塵」	／	169
11	孔老兩家的道德	／	171
《第四篇》哲思留心			
1	哲學的意義	／	177
2	宗教與哲學	／	183
3	人的狹陋與宗教	／	189
4	宗教情懷的可貴	／	193
5	藝術與哲學	／	195
6	美感經驗的分析	／	201
7	克羅齊直覺說的特色與問題	／	215
8	心理距離與直覺	／	229
9	尼采的超人哲學	／	235

佛光清沐

《第一篇》

佛學與哲學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佛學爲哲學之母」，有些佛教界人士往往引用這一句話，但這一句話恐怕很難爲哲學界人士首肯，而引用這句話的佛教界人士對這句話的道理也真未必說得上來。另一方面，也不乏有佛教界人士比如一些法師在講經說法時，說明佛學不是哲學，佛學關心的是人、是實際人生，不是玄空的理論，但這種說法似乎對於哲學沒有深刻的了解；以爲哲學只是玄虛的理論，那是不大了解哲學的意義與價值。

有人以爲佛學屬於哲學，有人以爲佛學不是哲學，有人以爲佛學是哲學之母，有人以爲佛學只是哲學的一部份，然則佛學與哲學二者關係究竟如何呢？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對「哲學」這個內涵有相當的把握。基本上，「哲學」這個名詞的包含範圍是很廣的，它包括中國哲學、印度哲學、西洋哲學，包括形上學、人生哲學、倫理學、知識論以及其他一切社會價值哲學等，它呈現的面貌

雖然繁殊，但基本上它是人之爲人發揮其靈性探討及一切宇宙、人生層面的取向，所以那是一種生命意境（包含知、情、意）的援昇顯呈，一方面入於高超的理境，一方面化流出微妙的情趣，所以哲學深切的影響生命，基本上哲學與生命本就是交互迴響的，所以哲學絕不只是玄虛之學，相反的，它是人間不可或缺，最代表——發揮人之爲人其靈性發展的基本見地、基本取向，同時又作用於我人一切人生態度持攝的基準。任何一個人除非一直沒有碰過哲學，或一直讀不通哲學，否則其生命理境與情調不可能不深深受之影響，一旦讀通了哲學（不論是那一家哲學），那都是一種活生生的生命意境的迸現與開展——即使你不贊成那種哲學，但若真通達其哲學，而又透以生命作一番理性的思辨取捨，那麼不管對之贊成或反對，必然那都是一種生命意境的開展迸現。反過來，一味學院式的鑽讀前人哲學理論，一味爲之作純學術性的說明，一味純粹智性地但以前人哲學問題爲標的作探討，多少都將失去生命意境開展的意義，也多少失去哲學探討其實質生命智慧發展的意義。

任何一種哲學，不論有無自覺意識，其爲生命意境之開展下的思想顯呈，也不僅以直接探討人生、生命者爲限，即使其爲知識論的探索，都總是一內在生命意境的迸發，而呈現爲外在的理境思想。可以說任何心靈層次的突展，而以具體理境思想整理者，即是哲學，而顯然的，佛學是基於並且關於一種心靈意境的開展，而且又確實呈現出相當高超的理境與精妙的情緻，所以在這意義下，佛學當然是一種哲學。

佛學是一種哲學，然而何以能說「佛學爲哲學之母」呢？任何一種哲學，都起源於一種或多種困惑，而後就此問題尋思、探索，乃致提出一種不同凡俗的見地、取向。即或有一、二人其哲學持攝宛

如行雲流水，不落勉強操持痕迹，然而這只是一旦其哲學順遂成就，乃有如此外現面貌，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人人生來自然持具某種哲學，任何一種哲學其背後的蘊含形成過程，多少總有自覺地、不自覺地輾轉困思。可以說，哲學起於困思，一個心靈越發達的人，其困思可能越深，越接近於哲學，同時也越將生命的意義靈顯出來。而在我人生命存在中，最基本的問題當是我人人生苦惱與解脫問題，極端地說的話，任何一個人，或可以不接觸及邏輯、知識論、形上學乃至倫理學，然而只要他具有心靈意識，即不可能不觸及人生問題，這種人生問題的困思是所有我人一切困思最基本、最普遍、最首先的東西，所以對人生問題的探索應是任何一個人作哲學探討最基本的起步，而佛學的宗旨就在於純粹人生問題的探索、解決，這是佛學不同於其他哲學的地方，其他哲學或者如邏輯、語言分析、科學哲學等不涉及人生實際問題層面，或者雖涉及宇宙人生，然多少總依於一些形上觀，不是純粹就人生問題的思索；純粹就人生的苦惱思索、尋解脫者，唯是佛學。「佛學為哲學之母」這句話只能這麼解釋，即我人一切哲學思辨莫不由於問題困惑，而最重大、最基本、最普遍的問題困惑在於活生生的人生問題，所以探討人生的苦惱與解脫的學問，應是任何一個人其哲學思辨的起點。這是由我人就常情作哲學思辨的先後而言，並不是指任何一種哲學是否基於佛學而言。除非作這種解釋，「佛學為哲學之母」這句話就失去明智的意義，很難令哲學界認同。事實上，歷來中國哲學如儒家哲學、道家哲學以及西洋各家哲學都無一是基於佛學而來，亦絕不能說今後任何一種哲學的產生必先透由佛學。其次，即使純粹作人生問題的哲學探索，也並不理論上必然要經過佛學的思索，所以「佛學為哲學之母」這句話毋寧主要是就佛學所思索的問題性質而言，而不是必就佛學本身內容而言。然而就佛學於我人生

命問題作最基本並且也是最切要的思索、解決而言，佛學誠然可以說是最重要、最偉大的一種哲學。

哲學的意義與可貴，在於其理境的顯豁下，予我人生命意境（包含知、情、意）的激盪援昇；而哲學本身的產生，也正是一趨於超昇的靈性生命的顯露。所以哲學由來於一不凡的生命意境，也作用於我人廣泛的生命意境。撇開實際生命意境而言，哲學便失其本，也無其用。因此，哲學的最終意義與旨歸，必然是實踐的，是與我人實際生命融為一體的，而絕不只是一般明顯、客觀的哲學理論形式，因此，越高級的哲學，其哲學的持攝與表達，往往越臻於一種化境，越不落於一定外在格式，然其理境、情趣自然融合，若似落花流水，又意味含蘊深遠，佛家「真空妙有」的境界最足為此典型。

在中國本沒有「哲學」這個名詞，這是晚近取西洋「Philosophy」譯為「哲學」，因此有些人一直認為中國並沒有哲學這種東西，只不過是襲取這個名詞套之於我們文化裡面的精華思想。頗多西洋人都能了解如儒家、道家等是相當高明的思想，然而很多人卻不能贊同那是一種哲學（這甚至包括一些在中國的哲學學者——雖然為數不多），這是什麼原因呢？最主要的，這是由於中國哲學大抵沒有一個相當客觀、相當明朗、相當有系統、有步驟的知識論證過程，黑格爾就曾批評孔子的學說祇是人生格言，不是哲學。在西方，任何哲學結論確實都不能溯諸直覺性的親證而已，而須要有相當理由的說明、論證，這個過程往往是公開、客觀、嚴謹而不可或缺的，即使如柏格森主張對「實在界」（reality）的把握唯有以直覺去把握，然而為什麼用直覺去把握才真實，為什麼一般理性作用挖掘不到究竟的真實，關於這個理由，他卻有相當理性的、客觀的說明。「哲學」，在西方的發展，是要言之有據、持之有故，而且這個「據」、這個「故」要有相當客觀性以使大家共同明白，中國哲學當然

也並非沒有其據、其故，然而這個「據」、這個「故」卻往往沒有相當客觀化而多少保留一點「玄」的面貌，即是它往往缺乏一般化地知解論證說明，其理究竟何在？不為一般人所能易知，更不是一般人所得輕入，這種情形，在佛學裡特別為著，當然並不是佛學全部都乏此解析，「唯識」就有相當的知解說明分析，但佛家最高境界的「不可說」、「不可說」，與西方哲學的知解說明誠是一個尖銳的對照。

如果所謂哲學就一定必須要具有這種公開論證的過程才稱作哲學，那麼中國哲學誠然不宜於說其為一種哲學，尤其不適合稱佛學為一種哲學，然而是否一定須要客觀、系統性的論證過程才是「哲學」呢？以之作爲「哲學」與否的區別判斷是否恰當呢（如果我們依照這個標準的話，尼采的哲學似就不宜稱作是哲學，然而即使在西方也普遍認定其爲哲學）？如果我們把「哲學」二字推本溯源作探討的話，我們發現「哲學」在今日英文叫「Philosophy」，源出古希臘文裡兩個字的結合，一是「Philia」、一是「Sophia」，前者是「愛」的意思，後者是「智」的意思，所以哲學的本意實即是「愛智」，而愛智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因此早時的哲學其內容包含也非常廣泛，諸如天文、物理、心理……等等，後來隨著各種科學的興起與進步，有些可以作爲科學的研究對象的，便紛紛被劃歸入某種科學的範疇而脫離哲學的門戶，時至今日，關於宇宙、人生以及各種知識問題，經驗科學仍無法力逮的，便是宇宙論、人生哲學以及知識論（對知識本身的反省）等層面（知識論、人生哲學由於其本身問題性質，不是一種經驗實徵的東西，必然屬於哲學的範圍；關於宇宙論，經驗科學可以達到一些現象上、分殊上的認知，但這本身即有待哲學討論，對整個宇宙的攝握當更只有透由哲學）。關

於知識論、宇宙論、人生哲學、價值哲學等這些層面上的見地取向其內容本身毋寧才是「哲學」的主要標的與判準所在，至於是否出於一個明朗而又嚴密的、層次分明的公開論證過程，那只是各種哲學所表現出來的風格，並不是哲學之為哲學的所在，並不能作為一種思想是哲學與否的判準。中國哲學其內容主要是一高明的人生思想，而且也有一些形上觀，這些正是哲學的主要內容，因此中國哲學確實可稱為哲學，佛學亦不例外，佛學其內容主要是人生的苦惱與解脫，這正是人生哲學的主要所在。

一種思想是否可以稱為哲學，最主要的在於它的問題性質、取向性質，以及它是否有相當的理境，而且這分理境須是涵括相當的普遍性。這是基本上哲學與其它任何思想不同的地方。至於這分理境是否經由相當的知解論證說明而躋入，則是其次的，並不很必要，只不過是出於如此程序較有其客觀性，但哲學上最主要的意義所在當在其問題、取向與理境如何。然而，如果不經客觀性的知解說明，我們又何能知道其理境如何？這對於我們一般知解性的心靈而言，誠然確是如此，這也正是佛學對一般知解性的認知心態者所形成的最大隔痕與弔詭所在——佛學基本上正就是化泯一般人知解不休的即色苦惱，而達到解脫，然而一般人對一種思想理境的了解卻正只有透過知解分析，因此頗多人不能真正了解佛學的精義依歸。然而這個問題所在，並不是其沒有一個確切的理境，而是在於我們一般認知方式對其理境的把握有缺陷，如果我們確實虛心的檢討，我們當不會再一味執於我們的知解認知以為標準，如果我們確實真正明智虛心的探索人生，我們當更會拉下知解認知的地位，而代以另種把握心靈，因為，重要的，是人生問題的解決，而不是認知的方式，重要的，是理境的躋入與提昇，而不是認知的角度，（認知的方式與角度只是通達理境的方法途徑，其本身並不是獨立最高的價值，更沒有

任何一種認知方式是價值的判準——這同時也是哲學其主要意義所在。在這種意義下，佛學確實是一種哲學，而且是一種高明的哲學。

佛學其思想本質就不是純理論知解，而是要求親證、親入、親得解脫的。佛學其目的在於化解世人苦厄，而世人苦惱大抵皆由「執」之一字，「執」者正是心識過度茂盛並分別不化的結果，所以佛學最後依於一真空妙有的不思議境，那種境界正是不可以分析言詮的。可以說任何對之的分析言詮即使再怎麼好，都恆不等於那種境界本身，因為那只是一種觀念上的剖析，頂多也使我們在觀念上宛然了解，絕不就是實際進入那層境界，甚至於多少還與那層境界有裂隙，因為一落言詮，必是能、所對立，而真正真空妙有的不思議境則是能、所自然合一的，明證有這層缺陷，這也正是為什麼禪宗不落語言文字，藉機鋒直指本心，以求當下確達那層境界。威廉巴拉說佛學是一種「消滅哲學的哲學」，這是非常中肯的話，其前者所言哲學指的是一般哲學概念探討，後者則指其哲學實質上的理境。佛學之所以為消滅哲學的哲學，實正由於其真空妙有的理境之自然、必然的性質。有些理境可以經由概念探討而得進入，也可以用概念論證知解說明，但佛家最高的理境，其本身消泯一切理知思惟，直入不生不滅的空性，與萬物共融共適，這種境界並不是基於概念純理的思索而來，而這層境界本身，涵化宇宙一切，更是不落一般分別偏執的概念思惟，其之沒有一般知解論證過程，適正是超越一般知解論證思惟，而達到確實解脫無礙的人生境界。所以所評議佛學不成其為哲學的理由，實適正是佛學於諸哲學中精妙卓倫之處。這是佛學其為哲學的特色。

☆本文原載☆

大學雜誌一二三期